



淮安是一座漂在水上的古城,九省通衢,七省咽喉,南船北马,交会于此。淮安区,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淮安的核心保护区,是一座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老城。

“文化名城,伟人故里,运河之都,美食之乡”是淮安最具特色的四张城市名片。走进淮安区,惊叹于历史文化的印记,折服于百位历史名人,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月湖、萧湖、勺湖静卧其中,这座水上之城越发显得灵动和唯美。

走进淮安区,一边领略她的厚重历史,一边感受她的盛世繁荣。

淮安区是一个旅游地区。现有市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9处,其中国家级8处,馆藏文物4万余件,有27件为国家一级文物。淮安区是我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旅游区,有5A级景区,红色教育基地周恩来纪念馆和周恩来故居,《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故居,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河下,《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故居,南舟北车的漕运府署,扼江北之要冲、南北交通之孔道的镇淮楼等,年接

待游客达300万人次。

走进淮安区,可以感受到她的勃勃生机。城中之水,独爱“三湖”。萧湖的端庄、月湖的柔美、勺湖的秀丽,在这座水上之城共同舞动,格外妩媚。

勺湖,位于城西北隅,古运河畔,因水面弯曲如勺面得名,历来为淮上名湖。两晋后湖中湖畔多筑庵观寺院,旧有勺湖十景,碧水、长桥、画舫、亭阁、碑园相映成趣,更有文通宝塔耸立湖畔,塔影、波光给勺湖增添了文化的气息。勺湖的传说广为流传;寒冬刚过,正值人间万物复苏、草长莺飞之际,天上的王母娘娘心血来潮,乘着坐骑青鸾鸟沿途欣赏凡间旖旎风光,经过淮安时,被其波澜壮阔的景色所吸引,流连忘返,一不小心掉下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帕。手帕随风飘落在淮安区西北一隅,幻化成了琅嬛福地——如今的勺湖。

说到月湖,乾隆《山阳县志》记载了八景:月映仙桥、雪封鹤井、柳堤烟雨、茆茨灯光、野寺晚钟、芦汀雁集、远浦归渔、疏林霁

雪。淮扬名菜天妃宫蒲菜就盛产于此,夏秋季节,苇蒲飘香,灰白色的蒲花,随风飘逸,摇曳曼舞,让人心旷神怡。

萧湖,又称萧家湖,位于城西北隅。湖之南田数百亩,中多孤蒲。其西则韩侯台屹立而耸峙,俯临清波,东望无际。台之南有御诗亭,亭后有陈烈妇墓。台之北有漂母祠,祠侧蒹葭亭,游人多集于此,流连吊古。湖之西北则近古枚里,为居民稠密之地。湖中有水田数百亩,菰蒲遍长,风光秀美,渔艇往来,鹭霞相逐。

如今的三湖,融人文、历史、休闲、娱乐、生态自然于一体,整体布局“一环”“二轴”“五岛”“七片区”,萧湖、勺湖实现水系连通,月湖外接文渠,整个水域面积已恢复至450亩,和城区乌沙干渠、新泗河、城河等主要灌排河渠相通,真正实现三湖连通、里外相通,初步建成了滞蓄与排涝、冲污与生态、旅游与休闲的生态体系。

走进淮安区,可以感受到她的繁华与宁静。来到有2500年历史的河下古镇,映入眼帘

的是22条街、91条巷、13家坊,犹如智者的骨骼和筋脉,阡陌交错,四通八达,支撑起古镇不朽的脊梁。古镇以石板街闻名,石板纹路虽褪,但光滑起伏的青石板路,却是小镇最为恒久的记忆。说起石板街,相传河下古镇当年住有一户大盐商叫程超户。史载他拥有多处盐池,每年产盐2万担,他从河下究竟运出多少盐无法考证。他熟读孔孟之书,仁义爱人。一天,在大雨中,他看见屋外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摔倒在泥泞里久久爬不起来,再看看,上下船的民众经常滑倒,掉入河中。想到此,他召集船老大,摆下酒席,请他们在运盐返程时,每船带些长条石回来压潮。条石备足后,他又自费请来工匠进行铺设,这样河下的石板街形成了。小镇石板街两边的店铺,一色的青砖黛瓦,一色的琉璃翘角,一色的雕梁花窗。桐油色的临街商铺,各式卖场应有尽有。蜿蜒的石板小道环绕着城河,绵延近十里。古镇人家枕河而居,水从桥走,巷随桥转,40多座桥梁为河下搭上脉搏,注入血液,让河下人得尽了溪水的滋养。

镇淮楼路

管传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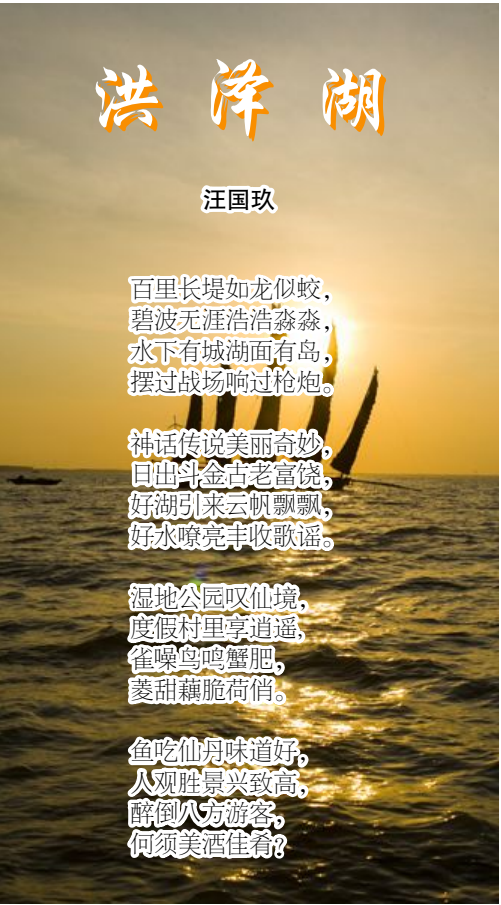
镇淮楼雄踞淮安区域中心,有800多年历史,是古城淮安的象征性建筑,是老淮安的标志,也是淮安人的骄傲。在镇淮楼的北面有一条东西路,可谓淮安区最老的街道了,称为镇淮楼路。现在,这条路成为淮安主城区的主要道路,也是最繁华的街道。它的起点是西门大桥,终点到老车站,而在20年前,这两个地方也是老淮安的两个重要的地标。

镇淮楼路西端的西门大桥跨越里运河,在漕运忙碌的时代,在其外设盘粮厅,所有漕运船包括空载货船,都经盘查后才得放行,可想而知,那时的西门是何等的繁华呀。大桥已经历了多次重建,现在的桥是前两年刚修建的,已经是四车道的钢筋混凝土桥了,且设计美观大方。沿着桥下行几十米的范围内,民房还保持原来的格局,是古城的一个缩影,也让老淮安的风貌得以传承。临街的各家,都开了各种各样的小门市,做着不同的小买卖。不是因为开发成本太高,可能这些老城的印记早就荡然无存了。

下了西门大桥,路的南边曾有一家山阳旅社,是老淮安为数不多的一家集体旅馆,在刚创办的时候,其档次就好比现在的星级酒店。其路对面的粮食大厦,是淮安区最早的高楼之一,展示着粮食系统曾经的辉煌。再向东走,就到了周恩来故居广场,原来是德丰商城的所在地,现在仅存20平方米,的德丰酱醋门市。再向东不远,就是古老的土坂街,和路南面的明清商业街相映成辉。

过了镇淮楼,就称之为镇淮楼东路。北边漕运广场和漕运小区,为淮安最早建成的商业广场和居民小区,这里原是老淮安体育场所在地,是老淮安各种体育赛事举办地。在建设过程中漕运总督府遗址被发掘,充分展示了昔日淮安漕运府的辉煌气势,是真正意义上的古老城市历史印记,为淮安区新增了一处4A级景区。再向东,路北是充满现代商业气息的九升国际广场,原来是江淮旅社所在地,当时在淮安区可是响当当的,一些重要活动和会议都在江淮旅社召开。九升国际商城的对面是淮安区人民医院,通过这几年的建设,已经成为一家三甲医院。人民医院的东边是原来的织布厂,曾经每天24小时机器轰鸣的景象早就不见了,周围已经改造为一些机电、杂货小门市。紧邻织布厂的就是东岳庙,现在还每日香烟缭绕。镇淮楼路的最东边,就是老车站了。路南楚港花园小区是淮安区最早建成的几个小区之一。

旧时整条镇淮楼路,从东到西,两边生长着粗大茂密的梧桐树,夏天走在街上,一片浓荫。可惜后来被砍伐了,让许多老淮安区人现在还惋惜不已。



汪国玖

百里长堤如龙似蛟,
碧波无涯浩淼淼,
水下有城湖面有岛,
摆过战场响过枪炮。

神话传说美丽奇妙,
日出斗金古老富饶,
好湖引来云帆飘摆,
好水嘹亮丰收歌谣。

湿地公园叹仙境,
度假村里享逍遥,
雀噪鸟鸣蟹肥,
菱甜藕脆尚俏。

鱼吃仙丹味道好,
人观胜景兴致高,
醉倒八方游客,
何须美酒佳肴?



鸿雁 张红亚 摄

老中医的传说

邵娟

淮安近现代名医,有生于淮安且一直留在淮安行医的,如玛继宗;也有生于淮长于淮后来离开家乡在他乡行医的,如杨子谦;还有离开淮安后又回到家乡行医的,如汪济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中医。

说起中医,不由地想起了《母亲的中药铺》中的那一段文字:“在我的印象中,传统的中药是文化,望闻问切的中医大夫,近似于诗人。相反,我害怕西药,因为这些东西是实验室配制合成出来的,至少没有一个在阳光之下生长的过程,没有温度、湿度,更无个性与灵魂。”中医,很平凡普通,却又极其深奥神奇。

昨天下午,老妈感冒了,四肢无力,浑身酸痛,特别难受。今天下午,老妈比昨天好了不少,但是她跟小妹说,吃了治疗感冒的药,特别困。小妹告诉老妈,以后买感冒药要买中成药,中成药相当于中药,没有什么副作用,人不会特别瞌睡。

晚饭前,我和曾经做过四五年赤脚医生的父亲聊起中医的话题,他说了两件轶事。

其一是有个年轻的男子想要考考中

医的医术,故意憋尿,憋了好长时间,然后去看老中医。老中医一看就知道了原委,不动声色往地上撒了好几个铜钱,对那人说:“我年岁大了,不方便弯腰,麻烦你帮我捡起来。”那人不好拒绝,于是照办,谁知刚一蹲下,就尿湿了裤子。老中医说:“你病好了,回家去吧。”老爸对那些故意装病或者通过隐瞒病情来考验医生的人特别反感,而且有些替他们惋惜、着急,他说:“去看医生,故意不说病情其实是害了自己。”

其二是有户人家为因难产而去世的女子办丧事,那家人哭得特别凄惨。当送葬的队伍从中医馆门前经过,老中医看见后,拦下送葬的队伍,对他们说:“人还有救。”他让那家人把棺材里的女子抬了出来,然后灌下他开的药,那死去的女子竟然渐渐缓过气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老中医看见从薄棺材(也有说是柴席)的缝隙中滴落到地面上的血,不是暗红色而是鲜红色,说明那个人还没有死,然后对症下药,所以那女子才起死回生。

这两个故事是传说,不知是真是假。老爸又特意讲了一件真人真事,主

人公是我的外公。好长一段时间,外公小便解不出来,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前列腺出了问题,严重的就是尿毒症。外公和淮安城里的老中医大谭先生沾亲带故,先前都是十里沟的人。大谭先生给外公看了后,只开了两剂药,一剂一毛钱。当外公拎着那两剂非常少的草药回到朱桥的家里,他什么都清楚了,他让人把刚刚四岁的小儿子从他的眼前抱走,因为他绝望了;自己再也不能把五十四岁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唯一的宝贝儿子养大成人了。

晚饭后和妹妹继续聊老中医。“中医多是长寿之人,淮安名医汪济良活了105岁,章湘侯84岁……”近几年陪着婆婆去看过好几位老中医的妹妹接着说:“而且他们的皮肤特别好,虽然年岁大了,脸上却没有什么老人斑。”老爸说:“这和他们的性情有关,急性子的人做不了中医,而且老中医知道怎么调养身心。”

半个世纪前,老爸在成为赤脚医生之前在县医院各个科室都实习过,中医也学了一点皮毛知识。老爸,就是一个慢性子温和的人。祝愿已过古稀之年的老爸,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又见莲花开

骆洪宾

少年时,我最爱读的散文是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至今还能一字不漏的背诵下来。从那时起,我对莲的情结挥之不去,如影随形。十九岁那年,在乡下老家屋后的池塘里,我把蒲草和芦苇全部拔去,广植荷花,让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荷塘。在荷叶何田田、莲花初盛开的季节里,我总会在荷塘边流连忘返,看着一朵朵绽放的莲花。

我喜欢莲花,喜欢它洁净而不染纤尘、美丽而不显妖媚、通直而不弯的茎干、柔美而轻盈的体态、淡雅而醉人的清香……

此刻,我想起了同村的一位少女。父母亲给她起了一个小名——莲花。她天生丽质,聪慧过人。在村小学读书时,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她。每到夏天,她就会去学校附近的荷塘边,采摘几株含苞欲放的莲花回来,用玻璃瓶子养在教室里,让莲花的芳影、陪伴在每一个同学的身边;让莲花的清香,弥漫在每一个同学的心里……

浅夏中的朝阳,清浅明亮。我站在湖边,面对着湖中洁白的莲花,我想,我和莲花有缘,这种缘是弥足珍贵的,也是终生难忘的。

70年前农历六月的一个早晨,睡梦中的我被大哥叫醒:“走、昨晚有人掉到渔滨河里了,我们看看去。”

早饭未吃,连脸也未洗,7周岁的我跟着14岁的大哥跑到离家200余米远的大码头。

老远,我就看到渔滨河南坡上静静地躺着两具女性遗体。西边的头西脚东,东边的头东脚西。特别是东边的那位,在她上边还有着一根盛开的野生山芋花(大荔花),那火红的花朵把死者的脸庞映衬得分外娇美。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有人认出来了,这两位是渔滨河南岸丁朱庄上的朱美英和朱美香姑娘俩。朱美英其实本不姓朱,原姓马,是嫁到丁朱后,随丈夫姓的朱。有人说,这姑娘俩感情好呢,平常就像一对亲姐妹;有的说,美英民歌唱得很好听,美香秧歌舞跳得非常好,百里挑一……从人们的议论里,我依稀明了,这姑娘俩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干部、革命的积极分子。可是她俩年轻轻的怎么双双落水的呢?没人告诉我,我也没处去问。

朱美英、朱美香牺牲40多年后的1979年1月27日,那天是农历除夕。我正在席桥公社党委办公室值班,突然听到汽车喇叭响。那时汽车还是个稀罕物,我急忙跑到屋外。这时从已经停在公社大院里的吉普车上下来一位高个儿老人。我赶忙迎上去和他打招呼:“您找谁?有什么事?”“我叫颜景詹,想请你们派一个人给我当向导,带一下路。”

我一听是颜景詹,敬意油然而生。因为我早就听说,抗日战争时,革命烈士丁澄牺牲后,组织上就是派颜景詹同志过来接班开辟以席桥为中心的新区的。他曾多次独自一人在我家投宿,夏天就在我家小长桌上睡,冬天就和我们几个小孩子挤一挤。可是往往第二天天还未明,他就不见了。可见他那时革命警惕性是相当高的。

于是我和民政助理刘学珍打声招呼,就随着时任江苏省农垦局副局长颜景詹上路了。

在吉普车上,颜局长告诉我,他即将离休了,现在正在写回忆录《淮河两岸的儿女》。这本书的内容都是写席桥公社的人和事,所以想到抗日反顽的旧战场实地走一走、看一看,以便写得更准确、更具体。于是,我带着他到高副大队看了夏永康烈士的牺牲地,到丁圩大队凭吊了丁澄烈士墓和丁永泰烈士墓,又到张桥大队和三里大队的陈步成、钟士成烈士墓前鞠躬致意。最后我陪他来到了朱大队看望了革命老人张贵友。他们两人就说起了朱美英和朱美香的事来了。

据生病躺在床上的张贵友老人说,1948年夏天,国民党败局已定,还乡团成群结队或者在国民党正规军从这里开过时才敢下乡寻衅滋事,否则人少时他们白天已不敢下乡行凶作恶。那天天刚黑,朱美英圈了一张芦苇席在自己家屋后洗澡,小姑子美香给她递换洗衣服时,突然发现东隔壁那个无恶不作还乡团团员的身影一闪回了家。她装作没看见,到屋后就这一消息告诉了嫂嫂美英。姑娘俩一合计,这人是罪恶至极的反革命分子,区联防队多次想抓他都没抓到,组织上早就布置过,什么时候见到他要立即向我们联防队报告,以便组织上处置。于是,两人决定不吃晚饭,穿好衣服就从玉米地里走了。去哪?渔滨河北张家大院是丁澄区区政府临时办公处。区领导如果得到这一情报,区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那个还乡团团员活捉。

那时,从丁朱庄到张家大院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丁朱庄后涉渡滨河而过。这条路很近,如果顺利,只需一袋烟工夫就到了。另一条路是从席桥绕过去,如果顺利,也就一顿饭工夫。但是,我军1946年北撤时为了制止国民党机械化部队北上,原来架在渔滨河上的木桥已被拆掉。之后便由本地农民席绪信用两块门板架上一只杀猪大桶在这儿摆渡。但他仅因为说了一句笑话“南中央,北八路,到我这里统统给他过个数”就被心虚的还乡团给杀害了。

那天天色已晚,渡口是否有人摆渡已说不准。如果没人的话还得靠她俩自己用绳子拉拽大桶渡河。这样花费时间就多了。甚至,这一情报都难于保密了。于是姑娘俩决定冒险从大码头渔滨河的暗坝上涉水过河。

涉水时,姑娘俩手拉着手。朱美英走在前边,美香走在后边。整个河面约40米宽,到20米的河中心时有个坝口,在跨越坝口时美英不慎滑倒,美香试图抓住她,终因夏季河水较深,双双倒下被水流卷走。因为她俩都不会游泳,姑娘俩一起溺水身亡。

张贵友把姑娘俩的故事讲完了,颜景詹同志的眼眶里已经蓄满泪水。我告诉他,当年我曾目睹这姑娘俩的遗体。他立即对我说,那请你把我带到那里去看看。

在姑娘俩的殉难处,颜景詹同志告诉我,美英很活跃,她当时已被任命为丁澄区的妇女主任,美香是在她嫂子带动下参加革命的。这是姑娘俩,也似一对亲姐妹。她俩是在胜利曙光里倒下的,值得我们永远地纪念和怀念。

我望着潺潺东流的渔滨河水,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两具静静躺在渔滨河南坡的姑娘和那株盛开的大荔花。转眼,“姐妹花”已离开人世整整70年了。当年,朱美英23岁,朱美香才19岁,都是花季的年龄。如今,渔滨河两岸已是高楼鳞次栉比,繁华似锦。我想,这些不都是“姐妹花”们用鲜血浇灌起来的吗?

